



沈下賢文集序

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于正元元和之間韓柳唱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俗自成一家的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序嘗游韓愈門李賀許其工為情語有窈窕之思其後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稱聲甚盛而存于今者既不盡見世之所有復舛錯訛謬脫文漏句十有三二頃得善本再加校覆皆得其正惜其藏于篋笥不得與好學之士共有翫繹因命工刊鏤以廣其傳元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沈下賢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夢遊仙賦

古山水障賦

詩 虎丘山真娘墓

題候仙亭

望前舩寄候郎

春色滿皇州

舩行見張秀才

寄王直方

沈亞之字下賢



拓枝舞賦

春詞贈元微之

答殷克藩贈罷涇原記室

別龐子肅

宿白馬津寄寇五

送文潁上人遊天台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

送龐子肅

觀百官獻壽

曲江亭望杏花後

西蕃請謁廟

山出雲

村居

第二卷

雜文 湘中怨解

為人撰乞巧文

文祝延有引

祝滿木神文

雜記 秦慶記

第三卷

雜著 夏平

萬勝岡新城錄

旌故平盧軍節士

魏涓分河錄

學解朝對

第四卷

雜著 異夢錄

李紳傳

詛烏錄

馮燕傳

郭常傳

喜子傳

第五卷

記上 河中府參軍所記

閩城開新池記

歌者葉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蓋屋縣丞廳記

華州新葺設所記

都梁山倉記

隴州刺史廳記

第六卷

記下 櫟陽縣丞小廳記

解縣令廳記

兵法尉廳記
謫祿江齋記
後戒業寺記

移佛記
杭州場壁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第七卷

書上 上冢官書

上李諫議書

與薛浙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徐中丞書 三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第八卷

書下 與潞鄆州書

與潞府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荅馮陶書

荅李生書

上却使君書

荅馮兄書

荅學文僧請益書

第九卷

序 送張使君序

送叔父歸觀序

送田令二子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薛靜略序

別前岐山縣令鄒君序

別權武序

叙詩送李膠秀才

送杜惠序

送同年任畹歸蜀序

送受降城使序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父

送洪遜歸序

行勉贈尅躬先生

第十卷

策問并對

試進士策問

西邊惠對

省試策三道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第十一卷

碑文 臨涇城碑

墓誌 僧靈祐塔銘

郭公墓誌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李氏墓誌

韋婦墓誌

盧金蘭墓誌

表 劉薰蘭

第十二卷

行狀 為宿賓拱行狀

祭文 為韓戶祭韓令公文

祭李少戶文

祭胡同年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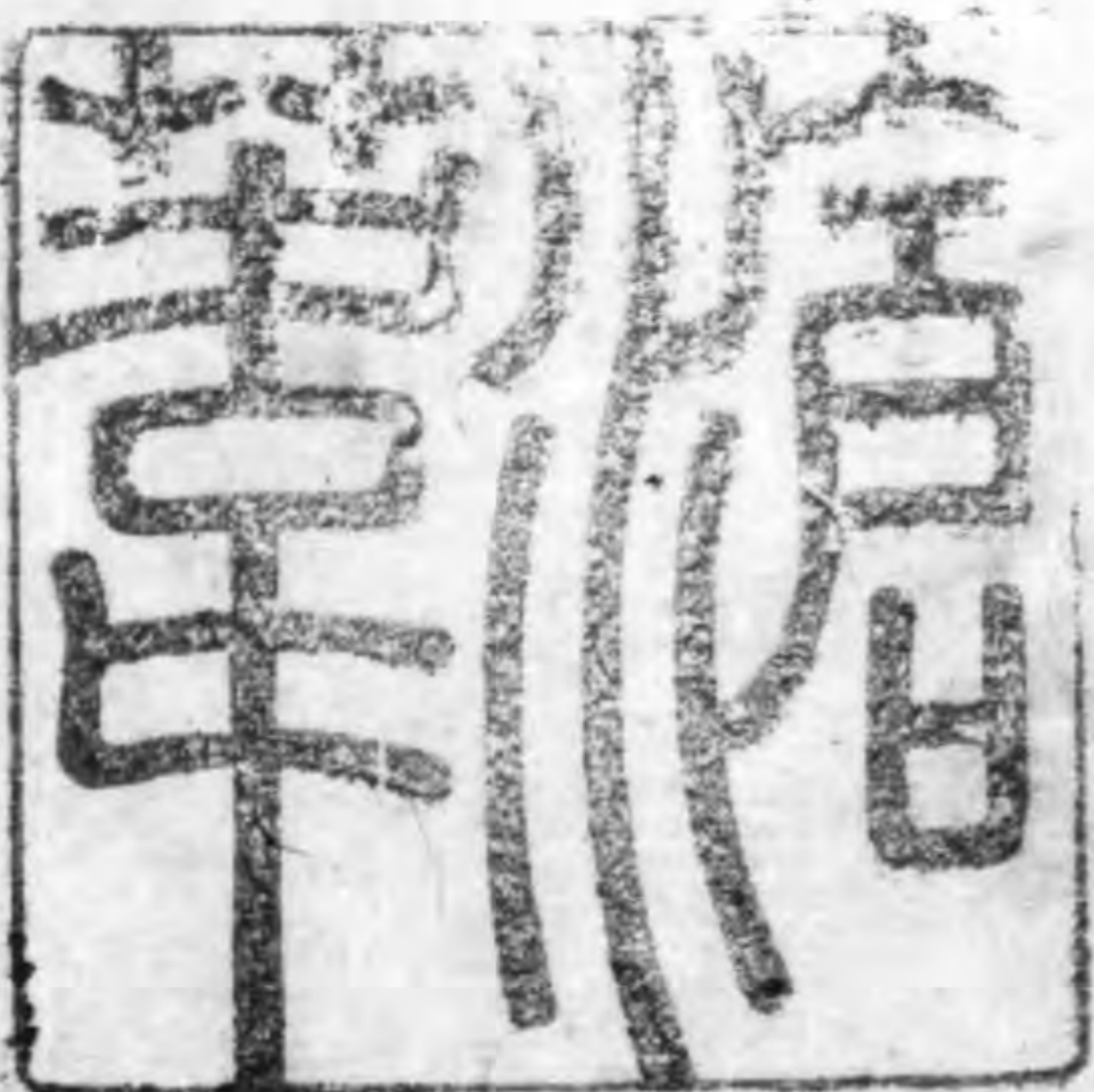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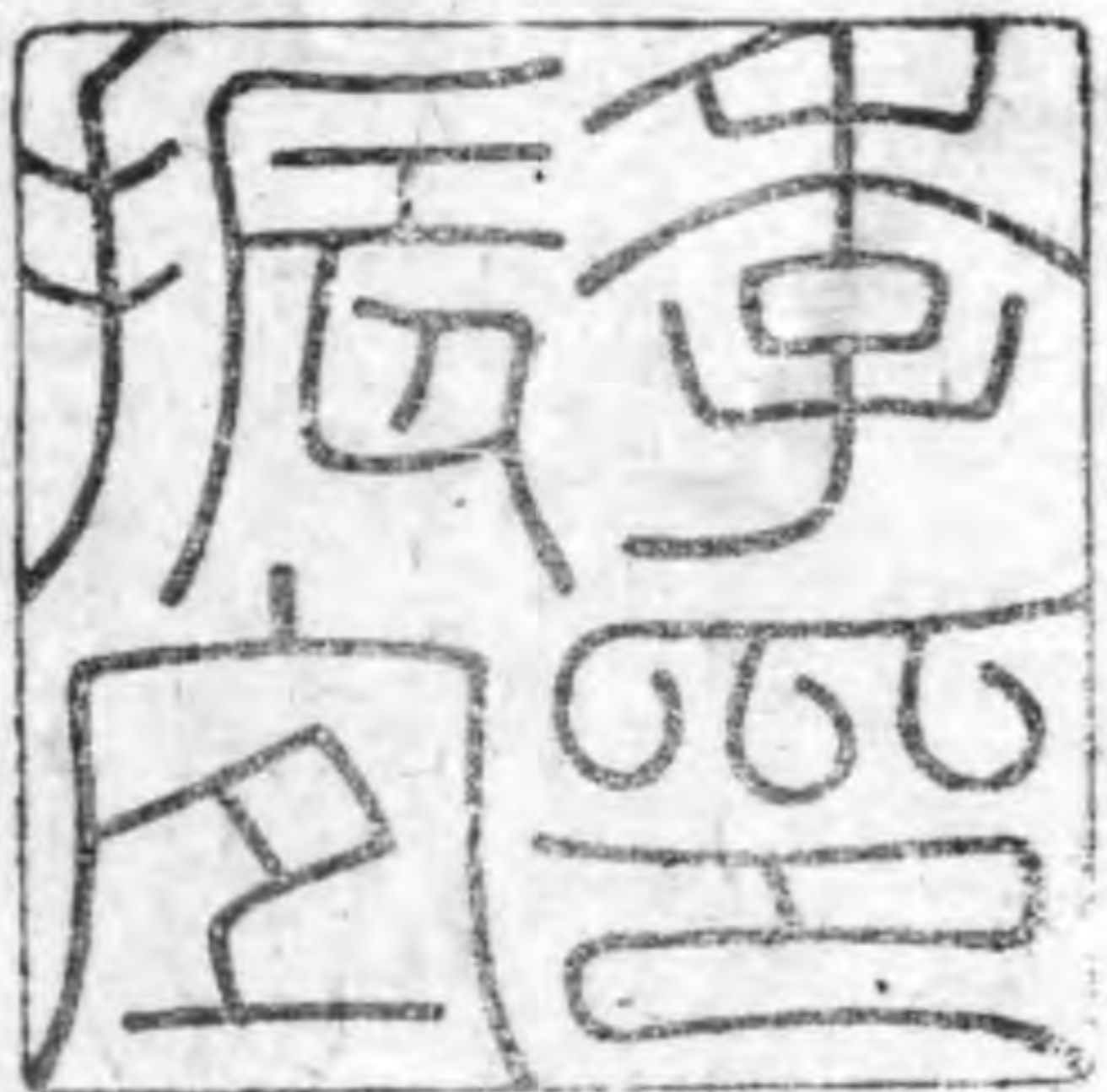
祭故室姚氏文

為人祭勝者文

劉岩夫哀文

祈雨文

郢州修明真齋詞



沈下賢文集卷第一

賦 夢遊山賦

柘枝舞賦

古山水障賦

詩

虎丘山真娘墓

春詞贈酬元微之

題候仙亭

荅殷克藩贈羅涇源記室

望前舫寄候郎

別龐子肅

春色滿皇州

宿白馬津寄冠立

見秀才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寄王直方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

送龐子肅

西藩請謁廟

觀百官獻壽

山出雲

夢遊仙賦

余昔一夢寓遊一方樂態甚適覺而作賦題之夢遊仙其詞曰

杳漠兮昇絕垠雲巒九天兮越崇門星赫曉以淡白瀾
咽潏于錦礫石榴笑而織娥喜閨導余而就將止襲烈蕙
之芳風送麗音於遼耳目恣邁而多適吾超其樂此銀
墉兮桂廂差理階兮上玉堂卷紅幕以發繡戶中有人兮
結清處語媽延兮情綽捨命余蔭于蘭之廈迴穠顏以一
顧鬢嬌眸而融冶烟津兮玉盤火桂兮炮鸞鼎娥司味和
苦酸羸吹既調曼湘絃合我飲食兮樂吾後園乃稱詩曰

白日低兮春塘滿紅華芳兮草芽短菱結帶兮荇含絲設
遨遊兮導佳期又詩曰穠光醉兮昏驟焉與久樂萬年
春留連兮其未央吐芳意于荃言忽發寤以無覩竟迷念
兮情牽既諒人生之皆夢孰云夕非而晝是馳詠想之悠
悠兮軸吾情于萬里

柘枝舞賦

并序

往者某值宴于鄭衛之候坐與客序樂作堂下行舞男女
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矍然既罷昇鼓堂上筵吹
大奏命為柘枝舞則皆排日天座客曰今自有土之樂舞
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于態誠足以賦其容也
因顧余緒之以洗客念賦曰

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拓枝信其多研兮命佳人
以繼態撼隆冠之繁珂兮披文纓于大帶跪閃舉以揮猶
兮拖旋襟之檐曳驚遊思于情杳兮注光波于穠睇顧巧
度之無窮兮將多變而若雲揚厲唱於鼉鼓兮儼蘭露之
芳津汨傍俯以裊影兮蕩風葉于橫茵愕兮若驚弛兮若
嬾欬然連婉翔然媯偃婉振修袖以拋拂兮韜纖肱以糅
縮差重錦之華衣俟終歌而薄袒既而抑倚昂折蹈節振
臂驅捷蹠以捉碎盡戎儀於弱媚見孫律于武姓入西河
之劔氣曲響未適邊風襲吹聞代馬之清嘶發言禽于詠
類客曰若此之狀也以却衛而前陳吾固知其將陸

古山水障賦

和史館陳學士作

挹清臣之嘉思兮信疎予以峭孤迴補籍之暇筆兮賦他
山於遺圖擲琨瑤於訥口兮若含采以咀蘭惟古工之包
化兮啟群峯于無間勢蹙巘以特起牙騰排而上于翠參
差以玉粒俱踈以攢於足頃以長瀾森以怪木瑟汨
慄颯淒煩蕩燠浸平繚於楚澤治妖韶于陽谷依靈橫暝
兮陳半腹夢雨神雲兮澹而不歸怨捲恚乎岩曲縹蘚青
籬兮事幽澁細澗懸流兮洄噴噎山之人兮夕忘寐而坐
忘興惟紺枝兮帶黃葛暖草被崖兮垂綠髮翔鸞翔翠相
追征兮振錦舒繡錯以明兮啼羈酸雌裂皆吻兮風号穴
怒寥而辭兮山中之木何凋榮兮

虎丘山真娘墓

金釵淪劍整茲地似花臺油壁何人值錢塘度曲哀翠餘
長染柳香重款薰梅但道行雲去應隨魂夢未

春詞酬元微之

黃鶯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菀美人手暖裁衣易片
片輕花落剪刀

題候仙亭

新葺仙亭覆石壇雕梁峻宇入雲端嶺北嘯猿高枕聽湖
南山色卷簾看

答殷克藩贈罷涇源記室

勞君輟雅話聽說事壇場提筆從征虜飛書始伏羌河流
辭馬嶺節卧聽龍驤孤負平生劍空冷射斗光

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旌示舍弟兼寄侯郎
客子去淮揚遠迤別夢長水關開在鎖霧棹起雲涼烟月
期同賞風波忽異行隱山曾撼櫓轉瀨指遙檣蒲葦剪刀
綠筠筒楚粽香因書報司遠為我憶檀郎

別龐子肅

自為應仙才丹砂鍊幾迴山峽夢桂樹月曉憶瑤臺雨雪
依巖避烟雲逐步開今朝龍伏去早晚鶴書來

春色滿皇州

何處春輝好偏宜在雍州花明夾城道柳暗曲江頭風軟
遊絲重光融瑞氣浮闔鷄憐短草乳燕傍高樓繡轂盈香
陌新泉溢御溝迴看日欲暮還騎似川流

宿白馬津寄冠立

客思聽蛩嗟秋懷似亂砂
劍頭懸日影蠅鼻落燈花
天外歸鴻斷漳南別路賒
聞君同旅舍幾得夢還家

汴州舡行賦岸傍所見

古木晚蒼二 秣林拂岸香
露珠蟲網細金縷兔絲長
秋浪時迴沫驚鱗乍觸航
蓬烟招綠線棘實綴紅囊
亂穗搖梧尾出根掛鳳腸
聊持一濯足誰道比滄浪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露花浮翠瓦鮮思起芳叢
此際斷客夢况復別志公
既歷天台去言過赤城東
莫說人間事崎嶇塵土中
宿後自華陽行次昭應寄王直方

重歸能幾日物意早如春暖
色先驪岫寒聲別鴈群
川光如戲劔帆態似翔雲
為報東園蝶南枝日已曛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

曾在蓬壺伴衆仙文章枝葉五雲間
幾時奉宴瑤臺下何日移榮玉砌前
染日裁霞假雨露凌寒送暖占風煙
應咲強言河畔柳逢波隨浪逐張騫

送龐子肅

三年遊宦也迷津馬困長安九陌塵
都作無成不歸去古來妻嫂笑蘇秦

西藩請謁廟

肅二層城裏魏二祖廟清聖恩覃布
護異域獻精誠冠蓋

分行列戎夷辨姓名禮終齊百拜心潔表忠貞瑞色千重
色簫韶九奏聲仗後迎日轉旌動逐風輕體運威儀正平
推俎豆盈不才慙聖澤空此望華纓

勸政楼下觀百官獻壽

御氣黃花節臨軒紫陌頭早陽生彩仗霽色入仙樓獻壽
皆鴛鴦瞻天在冕旒菊樽開九日鳳曆啟千秋樂闋祥烟
起杯酣瑞影收年二歌舞夕此地慶皇休

山出雲

片雲朝出岫孤色迥難親蓋小辭山早根輕觸石新飄揚
紅綠野明麗照青春拂樹疑舒葉臨江似結鱗從龍方有
感捧日豈無目看助為霖去思沾雨露均

曲江亭望慈恩杏花發

曲臺晴好望近接梵王家十畝開金地千枝發杏花帶雲
猶誤雪映日欲欺霞紫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園中春尚
早亭上路非賒芳景偏堪賞其如積歲華

村居

無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韵殘梧桐陰繞地獨出
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二蘆荻叢叫嘯如山鬼應綠我樵
悴為我哭秋思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

雜著

湘中怨解

為人揆乞巧文

文祝延

祝楠木神文

雜記

秦夢記

湘中怨解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為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寤今欲概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教善謨樂府故率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渡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有艷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

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居號曰
汜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其詞賦為怨
句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謔光風詞曰隆佳秀兮昭盛
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頤里英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見
稚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衣醉融光兮渺二彌二迷千
里兮涵涸涓晨陶二兮暮煦二舞婁娜之穠條兮騁盈二
以披遲醲遊顏兮倡蔓卉殼流舊電兮石髮髓旋生居貧
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
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
滿無以久留君所款為訣耳即持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
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

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兮藹二洋二
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艦浮漾而未中為絲樓高
百餘尺其上施緯帳欄籠盡飾帷褰有彈弦鼓吹者皆神
仙娥眉被服烟霓裙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嚬淒怨
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沂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裾
荷拳二兮情未舒匪同歸兮將為如舞畢飲袖翔然凝望
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
聞之于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烟中
之志為偶倡也

文祝延有引

文祝延之指其本禱祠閩人歌其賢也閩侯居政民蔭而

安他日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祠于神者皆以請侯益憂焉
後得間而詞乃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
亞之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因耆耄為請于是與文以通
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皆祝延之今復用延命為篇 其
詞二闕

闕 之杭 二 兮水壩吞荒抱大兮沓疊層騰清氣渾兮朝
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赴下
而忘鄙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髻髻我民
請兮期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候臨我兮恩如光照導兮
天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當民縈憂兮心
苦瘡飽我之飢兮侯由有穀神有澤兮宜蔭沃脫侯之恙

兮歸侯之多福群卑勤之恭潔兮鑒貞盟乎山竹

右一闕為祈

兕載吹兮音呬 二 銅鏡吹兮呼眠睚樟之蓋兮麓下雲垂
幄兮煙為帷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肴盤列
兮春神 二 擺渙篁兮降拂率 二 右侍伎兮左夫人態修邃
兮佻眇調卅含瓊兮瑳詿佳笑馨炮羶燔兮溢按豆爵益
無虛兮菓撻雜佑秋雲清醉兮流融光巫裙旋兮覘袖翔
瞪虛凝兮覽迴揚語神歡兮酒云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
馬駕兮搦寶轡千弭函絃兮森導騎吾侯樂兮神軒維侯
之康兮居遊自遂

右一闕為酬

為人謨乞巧文 和史館陳學士作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筭篁芙蓉
雜致席上以望巧而降其夫以為沈下賈攻文又能鞞窈
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謨為情語以導所款詞曰惟雲渚
之晨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于姁月泣明淚之清露
即何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妾修馨
香以奉具竊獨溺于自私希靈娥之所付珮碧凝其異質
予韻隆虹於羅霄假文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戴雲
蟬之重縷兮塗蛩金于綺筵細綃縷於藕腸兮差蓮跗以
樣齒命織瓜之蟲絲兮裊簷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
願賜妾于針紉也葩萼鬱於濃妍包多宜以善喜引織吹

於輕颺若將翔而復倚醉春光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霓
煙出乎無間縹窈緲以斐亶若披若曳兮捲平林兮橫曉
水襲零旦之繁芳兮因隱映而增綺澹冉其彰容世無
隱以借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願委妾於態媚也短蒲狹淡
兮曲溜溢鴉鵲雛兮引乳娉戲音清諧兮蕩演曳牽游裾
之低凝兮蔓春心於淇商枯寒勁幹兮憶棄葉擺風叫夜
兮留燥雪流韻淒澁兮決啞咽吟夢語之連感霜鍾之
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之管絃也

祝楮木神文并序

謫祿秋病偃于漢之陽恍而夢鬼其形甚穢長股短胷薄
頂無尻秃眉錚吻嗜痔而饜誦視睽二噉氣猩臊指人生

寒栗肌捷毛及寤怪歎以告筆吏扁曰斯癘鬼也亞之曰
癘鬼何端而侵我乎扁曰癘之為情惡儻而狎睢同丘
為仇同惡扶依邪傅影倒步側趨託舌附語以調淫巫
今掾之為人體曠神虛樂態惡行惡內曠外踈翱翔自儀
舉止無虞不撓不局為所啗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去
斯患也吏曰局聞之構木之神其司郢土之陰可以酌而
訴也願召巫用酒肴以寄詞為祝使其有愧必榜且戮掾
無鬱也于是乃與譔為祝言一闋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長瀾兮淘晨雲于宿靄惟附巘之橫峰兮寫甘
澆之清泚聞構木之留古神兮宅同麓之荒邱茹清明之
靈英含端光而為體與于節及皎峭兮惡情明之闇靄粵

客子之何羈兮啗我血於癘鬼癘鬼之狀草叢撲楸蹴折
兮蝮背棚橫兮蠱腹板輦蟪虬兮薄頂而蛇穎颯挾兮赤
臉而鼠目伺差池於隙情兮投怪言以禍福拒良藥於煩
痰兮謗嘉肴而謂之毒衣去聲疾氣以為介兮避神丹之利
鏃彼怪魅之朽險兮非神君兮孰能以族洗身而為詞兮
望皇霧于構木

雜記

沂水北一百里有峴曰將軍甚靈民置祠于路左享之不
已將軍曾為五郎牧常姓名玄通因築城失主將意而斬
之其屍數日不仆今有臺曰立屍臺西南有山為鞍山二
北有闕謂之穆陵李師古不臣作鎮于此防遏不意元和

初罷之西有沂山二有廟則東安公也沂州刺史每春自
禱恩是山二有谷九十九所河分八曰沂曰汶東注沂南
流入青道沂州山東南有山曰太平山頂平可八九十里
頃歲有寇曾居之山北十餘里有樹五檀也

秦夢記

大和初沈亞之將之出長安城客橐泉印舍春時晝夢
入秦主內史廖家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膝前席曰寡人
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
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也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也亞之帥
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
久之公幼女弄玉聳簫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

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洒掃
可乎亞之以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
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簫家公主其日有黃
衣中貴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
偏細衣裳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分
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之亞之於宮題其門
曰翠微宮二人呼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
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下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
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
內史廖曾為秦以女樂遺西戎二主與廖水犀兩合亞之
從廖得以獻公主公主悅受嘗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

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後一年春秦公之始平公主忽
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京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
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艸香繡滿春
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望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
公二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
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
滿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二埋玉兮其
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京宮中十四人殉之亞之以悼
悵遇戚被病卧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入宮中矣居
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不得周
奉君子而先物故散秦區二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

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
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二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矣使得
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
聲舞秦舞二者擊鼙拊鼙鳴二而音有不快声甚怨公執
酒亞之前曰壽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
命趨進筆硯亞之受命去為歌詞曰擊休舞恨滿烟光無
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啣紅舊繡衣幾度宮
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歸何處去歌卒授舞
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
宮與宮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窓紗
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

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燕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寤卧即舍明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舍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雜著 夏平

萬勝峒新城錄
學解嘲對

旌故平盧軍節士
魏涓分河錄

夏平

夏之為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以阻河地當朔方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為悖在陰為悞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為也在下殘寬而為也悞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在下憤激而為也元和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琳為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

漢代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直者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弟
妻子乃以其善貌擇而入其餘均賞麾下騎士皆得肆辱
汙明年拜右衛李將軍為愆為尚書出代演為政至其城
察民氣色不得平迺留意於察果得之即令曰天子愆不
辜久而命四方為政執事觀察之夫楊琳叛脅其良人良
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止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今皆
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後蓄汙且又皆
良人子苛類耳寧幸如是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
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愆迺以畜馬為則訓得所虜者
相當其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既出即豁其所蓄道路呼
聲四逸有感情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踊退而變為

喜則舞謠其德其聲調雜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後已是
則條理其政如此其氣復為悖和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
皆流沙屬民皆雜虜二之多曰党項相聚為落於野曰部
落其所業無農桑事二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元中其部落
先党項與其類意能氣不尋因聚黨為兵相伐強者有其
馬牛羊橐駝其後支屬更酬殺轉二六七十年莫能禁道
路殺掠以為常華迫貨馬牛羊橐駝者貨已輒以壯騎從
捷道伺險擊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尚書公既按察部
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令曰今盟已敢有叛者滅
之其後有人貨得一馬奉價善氣駭而逃亡其所就月餘
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二之老乃相與執而詣公居

請曰有馬逸未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亡馬者復得之
是則整頓其弊如此其氣復能為佞耶夫政之不明則平
不得施于氣笑色語法之不清則平不得信于市貨理化者
者周公之為政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
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
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爾

旌故平盧軍節士

郭昉郭航本不同俗家皆家平盧軍昉父珙舉進士與
權臯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
間頗聞其強矣昉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
國為吏部尚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送歸

而亦為師古所辟昉與故渤海人高鉢為等伍師古死師
道代之復用鉢昉為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
得命師道亦遣甲卒萬人北渡河屯太原以為顧望鉢昉
相與謙語謂燕蔡之候初封畝令師道先之為朝省以樹
大功乃說曰傭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勤穀滅稂歲得均
穡至于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辦助或謂之言曰田
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至于所取非
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
矣是屬固不殍矣此借言于家人尚爾况傭於天子乎今
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
此時因經圖以盡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

苛保餉世。雖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偉哉。夫舉食於人。當
飢渴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十金。及飫而進于前。
雖海陸備鼎。顧與糠粃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為人
後事。將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
者。以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擊。怒掉尾以倚嘯。
獸食于熊。豕麇麇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耳委首以待。
餒是知命。縣于執者之手。雖兕塵得其狎。而搏雖欲申步
于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捨自食而就待餒。其後亦能無
恨乎。孰為公計其事。于是師道果大悔。遂殺高鉢。而眎以
能善人左右。開之。故得無殺。幽于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
親屬通往。未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

其子元濟欲以有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
急。師道亦惇。乃陰為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
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眎乃為練繒。
書緘之。絮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
執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
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宗人運為武寧虞侯。都使始
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麻見躬。行餘
因曰。航。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
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
曰。書。躬眎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
遂發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萊淄。

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陞遂與上奏
于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為非昉書疑師道為之
以相誑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
道迴遠凡數千里乃及昉所處未見昉且為師道所召既
行與昉兄子會于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
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昉聞之幾自引死
航令萊人嘗以氣敢聞于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
士故航在名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謂知前謀竟
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
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
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至臨

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近最近
賊二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
出當魏二兵日急晤二亦為師道所薦乃歸斬師道盡以
鄆城降得拜為滑師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鉢以前著
跡追為尚書蓋言寵之昉得以外郎為滑從事詔令行餘
為記室行餘與昉會于河關之間昉謂行餘曰昉前者使
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
乎行餘曰請者云何昉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果
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褒劉濛
宿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
能言昉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于史氏云

萬勝岡新城錄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于萬勝崗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死者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夕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以

禦暴天耳諸將數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還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罷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耻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牛酒而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澆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為也顧為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為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去聲氣色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為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為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力也既周且厚始謂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寇雖蚩尤寧敢犯吾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

高耶吾黨亦魁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
寇果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
為我曹敬謝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賢董重
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
史蒞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
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于是引兵急
攻寇二延退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延退間拔
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
為兵急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于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
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
存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賊

麾下斬其將王賢繼繼轉鬪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于
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
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衝
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聚三十餘壘又使
募營諸將西北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
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
為將軍怠于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語于將軍曰始天
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
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予之望我非也夫鋤深穰者必利
其鍾乃吾之部多吳楚畊販之人長習於沮澤之上彼真
鳥之性其生矣惟二如偷兒其遊翔之群非不多也及撫

掌而駭之即爭為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
今驅是於豁谷之間與寇決鬪譬由畜彘之禦窮狼寧有
所抗蓋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
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
之以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之
期于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
遣中貴人耒臨視將軍于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職
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
出客有難之曰自建中于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
然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其弟
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固不敢犯自將軍西

出疆屯兵于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淮江之間
即邑之人畊桑自力輸轉相屬曾不為寇虞此將軍之功
也以強計殺誠招其轉禍之人繼末如繩此將軍之用也
今將軍不以此為百全之基驅弱越之人身自蒙聖而與
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知將軍之指東土之固
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于計久矣然吾昔嘗仕于河塞
十有餘年公若僕之亾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于過
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指以死効夫馬隨羈而引
者也羈之使馳則為之馳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
哉如有縱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賤之弃焉得延頸跪
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

日也何敢自引于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蒞牧之下矚賊壘分銖皆察及日中天風西猛起折浙幹迴懾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侯非不利也顧屯兵堡史蒞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為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盧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聞盧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亡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西行數十里因與盧宣之軍相奔盧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鬪遂死其將曹推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人寧武死者亦數百人還

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某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魏滑分河錄

九年冬為節帥薛公作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堤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尚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于魏曰河經地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派皆集于滑而春秋堤防不為固此將軍所明知也切以黎陽西南其洄壩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于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夕不間洛滑以西椎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即河勢日直以壯恐一旦城廓無賴謹

聽命于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更請曰患難近也况
滑得水禍于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己哉帥曰民前聽
所語是黎陽與滑居帝土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而望
及于四海道路之人凡見其苦即為舉首手寧皆有戚者
夫全大以弃細順理也且滑壁數萬人民不安業未知其
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為專惜乎願桑麻五穀之出
不能振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尚不足愛况其無有民
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趨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
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
南役卒萬人間流二十里復會于河其墾田凡七百頃皆
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滑帥令陳酒樂與浮

河新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學解嘲對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通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隨近
以為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之昔漢徙山東
豪富兼併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
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于漢未聞嘗俟輓
於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十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
萬斛迎流越險覆舫敗軌不得十半自漕以東督稽之官
凡四十七署二吏不下百數歲費錢十千萬為大數而部
吏舟傭相踰為姦鞭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
解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仁聖之

所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于靈武
及三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流離羸牛一韁當市錢二百
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人于禍誠可以痛
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為貢重資于農則耕稼自
勤耕稼自勤旬服無曠土遊人笑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
又何勞輸輓于遠哉客曰敬聞其旨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雜著 異夢錄

李紳傳

郭常傳

詎鳥錄

馮燕傳

喜子傳

異夢錄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
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與東池便館既
坐隴西公曰余少從和鳳遊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
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
錢百萬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
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裝而高鬟長眉

衣方領繡帶紳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
哉美人咲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焉有自耶鳳曰願
視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
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
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
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綵箋傳春陽曲
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兮弄渾
忘却羅衣空換九秋霜鳳卒詩請曰何謂兮鸞曰妾傳年
父母使教妾為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兮鸞
狀以視鳳既罷美人泫然即辭去良久鳳曰願復少賜須
臾間竟去鳳亦覺昏然忘有記鳳更衣於襟袖得其詞驚

眎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此是日監軍使
與賓府即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辞常山張又
新武功蘇滌皆嘆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
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常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
邵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父聞宮中
出輦鳴笳簫擊鼓言葵西施王悼悲不止立詔詞客作挽
歌炎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
擇水奠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
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詛鳥錄

貢籍中有鳥詛名著生商山始以詛聞商之貢來者云能

搏擊雀鷓以為天子後宮遊戲貴幸宜進此以具樂後宮亦相尚奇飾之以綵絲合縷為足縈垂縷以絳繒衣尾加鳴金撼如珮又指習其捷便指熟得如意後宮從上所邀幸者誇翫無嚴春縱去秋輒復貢末誼鳥性與他禽不類色縹綠而文頸形大小類鷓而意氣狀貌復不類往二高林大木間同巢者累數百其春乳當為食者還飼即先稚或疾無別己兒也秋羅人捕貢設羅有誤中者即群眾相號呼若不忍去爭投下集羅以如是故誼鳥無他名沈予曰余幼過南山熟誼鳥事于其宿老今余適藍田郵夫唱傳曰誼鳥貢余初喜其以誼蒙幸則生為梟獍者遠遁而愧死其餘賦暴侵凌之類期不得自性矣及聞其用材則

不然使移其心從搏擊者伍備娛一旦之游而誼無所與何其失職也夫何其失職也夫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平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祿其才能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聖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于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眾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執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

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投紙筆令操書上黥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御史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爭請召縱至錡銳意自舉受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替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迹未及稱且紳職錡肘

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為擊球鬪鷄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博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涓益與涓軍中少年鷄毬相得相國賈公耽在涓能燕材留屬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涓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黨皆望嬰會從其飲類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早暮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

令其妻取妻即刀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巾明旦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歎出自白嬰隣。以為真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擊。煞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吾吏。執自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讚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誼事。其實黨耳目之所聞見。而謂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余以馮燕事得傳焉。

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辜。真古豪矣。

兼醫傳郭常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閩。其南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為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開。然後輔以奇藥。誠曰。第無橐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歛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寡與。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人。以常為詐。而責常。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譽集。

權買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
五十萬則必追恡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
而六府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
方有善時知我能治而告我二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
死是獨不畏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之曰仲尼
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
也豈其言之憤不足畏耶今世或有為邦有土之臣專心
聚歛殘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歆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
無耻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
得不稱于當時哉

喜子傳

喜子者飢年女子小字也且困時蒙活於估人劉承家女
使喜子為人惠口而柔顏承載輿往來襄閩楚越之間常
之閩納貨與息客雖民間市中有韋生者居比屋與承喜
子旦夕交候言常動悅喜子而承顧頗喜酒多凶故常生
得縱語靡曼喜子既拒韋益欲淫之會承欲北舟向利韋
思得與偕及圖假載于承二曰諾且承因匿貨坐抵禁繫
公室韋獨得與喜子在舟因賂傍者教以語云承得死罪
爭其財妾奴婢當輸入度終不能脫矣不如以財亡韋語
達喜子喜子立謀自殺即夜就溺人相與出之幾死及蘇
復與言然知其妄乃已自是各去其後不復相聞事在元
和四年終衛人程生為之說贊曰吾聞程生云喜子之事

至死不変亦可謂烈嗚呼狐死正丘首而喜子之仁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
上記

河中府參軍廳記

歌者葉記

閩城開新池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墊屋縣丞廳

都梁山倉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隴州刺史廳記

河中府參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為
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誡任使以雅地出
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雅
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
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

夫其本者亦獨參軍為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城某參軍
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余記職
官之本於其署

歌者葉記

昔者秦青之子弟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
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
流矣娥心乃哀然則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梁而游凝
塵奮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
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尚感動人至唐貞元二
年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于柳巷二下之初與其曹
十餘人居獨葉歌無等後為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未長

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
音則弦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
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
吾綠組初秩寧宜厚畜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
典遨遊極費無有所怪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
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二且酣為一擲
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矚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
一坐盡貽是日歸莒二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
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禁中葉為人
潔峭自處雖諧者百態爭咲于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
從事岐公在翔方時余往謁為會與公賓舍於郵在莒隣

夜間其歌有一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
三曰孰為之是欲吾不得自任耳明日問其狀乃葉為人
復莒復從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
矣自趙璧李元馮世稱為知音之尤皆擅鼓弦及為余言
葉之歌使其妙自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
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歎其聞于後世云

閩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為遊舟娛
席之地而娉花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
莫極矣高平公牧察之余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污墮而
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群山左右瀉影浮秀者轆

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者亞之疾間公延
護軍及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遊池而酒既坐謂軍副
亞之曰吾踈汗僕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逝輪足
給以為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亞之不敢讓遂執
卮俯瓶祭酒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
流已大有神為宰環塘索為公蒸鏡新池決與地興
禪嘉鯉鮒斆于水息昌吮觶噓虺即水與死翡翠鷓鴣浴
溪眠晴辛蒲剪扇荷擎時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槿紺
竹滲縮醞沃延榮接姿以水為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惟
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兮與池之無窮軍副者
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卮奉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

酒以歌日入而起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窟叛于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矣為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于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為元和中常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之九年秋蔡州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丘副使得孱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盡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壽春其地衝水四絡南有淝西遮淮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

而迴為西流環乳而澹入于淮以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棄其業西流即為蓬彼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耶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但為水上決安豐已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如澤以故居民流心稍二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丘方畏寇乘其虛復飛語謠以感其俗耶狐死首丘井閭多傳言之善老曰果守不能堡是矣守聞之益恐遂奔其城亡歸是日霍丘焚行來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關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于詔城晝受即晝復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未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成矣或幸止于郵平明關開介士陳兵夾道驗

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強兵臨萬勝城後以副使掌留事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盤屋縣丞廳記

盤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沮渭短長之補與山而近其野半為澤故鼠倚穡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于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限古為艱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耻不忘遂籍民人田為五祚長揚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

甸而三蜀移民遊于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民豪農頗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糝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莫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正以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祚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于丞之署云

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於淮二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由此

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物多遊利益鐵之臣亦署
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推庶貨而部貢之吏盡令益鐵諸
官校遣之疾徐用賞伐大梁彭城控西河皆屯兵居卒食
出官田而畝畝頗夾河與之俱東抑澤河流水溫而泥多
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
繇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
款舟艦曝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
至七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益鐵官
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款以為救而乃與楊子留使議之
曰自閩越以西百郡所貢輾輓皆出是以炎天累月之久
滯于咫尺之地高公諸傭盡者所儲不能振十半之食只

益斫偷耳幾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款之倉
列于所便以造出入計無憂也正月河水始泮盡發所蓄
而西六月之前虛廩以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役者逸而
弊何從生哉議定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上卑
濕無堪地遂紉庾于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
食窘促令益鐵所輓皆趨偃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吏
計春其工人曰春材必櫟若榆吏款令公就山林剪市之
稼曰天火方焚曰將焦萬方當頃刻之間雖得弊鐵之器
奮濁汗之波百夫汲而揚之立足臧患如曰不然我款利
其器待我柘桂之杓致滂沱之流搯以救之彼言而後謀
則然灰尚不可望而况全者今縣軍十萬旦暮不賑其為

急也間不容釐今待汝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乎柘杓滂
流之語耶其倉材剪之餘大可以為臼小可以為杵長可
以為杵之梁薄可以為脰樞夾峙促命裁之即日而春成
百具其餘來與吏分辦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郡吏各有
差所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
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夜多相掠奪更
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而囊之于布緘用吏名載
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教其餘皆蔭仕家
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悉論善濟之方而著之以
明其績

華州新葺設廳記

今天下和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讌無別位顧几
硯與餼樂之具日更廢置于其間寧地勢之要為守者無
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未滿歲郡中既
治因窺其庶屋可攻者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為困何始也
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
器也以宴而遷以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屢更其所政之為
困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慮處
宜其嚴也今朝徹而暮置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况酒
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諸陰誣謾搖笑譏左右侍立或
銜哂壞容不可罪也夫狎父則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
醜之明日解冗宇一構于正寢西南隅墻其外數步土基

之飾故材以轉用垢其磨其淄弱者承其輓決流於其所
以便塗者補棟續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湄隨而比美
嗟乎轉虎為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
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隴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于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處內
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能當時之務
其難者不過理罷門大家之田園陂池而已觀昇平之基
其須賢如此今自上却清水已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
為戎田城為戎固人為戎奴婢顧隴涇鹽靈皆列為極塞
而隴益為國路凡戎使往來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

而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近世者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
耳今清河崔公承罷世仕安西軍司馬公生長於戎然而
神性傑異行賢智之路頗通諸書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
而國中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近歲西戎累犯塞前年今
上即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中國上書言兩蕃之事天子
覽書以為必能同戎夷之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西拜
之日朝之卿咸謂隴之得賢為賀居郡而戎來者必憚愛
而去嗚呼何向之命守未能注意而今之悟得其人賢何
向之知者無而今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士有時而理耶
一郡之人有時而幸耶智者之道有時而用耶長慶初余
西視戎至于隴下聞郡人之所美故列署而刻記焉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記下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解縣令廳壁記

櫟陽兵法尉廳記

移佛記

謫椽江齋記

杭州場壁記

復戒業寺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遺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于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饑自宰丞尉簿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

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然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江西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于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湊道櫟楊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城當公主降匈奴使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侍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承奉供具以不能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憂其為

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密溫禮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忿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之窮罄雖勇寒猛餒必抱愧自斃于所饗嗟乎陰否之跡由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左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廈於南嚙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解縣令廳壁記

國家誅叛以來於今十年征徭息繁不勝于籍租權之法君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予養之化理之蒲益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賀皆天子豪商猾估而奸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益田主官用即吏其佐賦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閩

于縣令而不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蓋田細吏皆
縣民其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
之而已若是為令尤悔日爭為苟非智良不能日脫于
橫今令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其厚于智乎
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于公堂便館葺飾者凡十餘
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
書記云

櫟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末兵法之任在天下即首長之臣且難其
理而况畿之在尉乎櫟陽其瘠沃相半豪戶寒農之居三
分以計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皆卒名南北東西軍園

衛雜幸之情或籍書從事星臺藥局織館雕坊禽兒膳者
之附而又勝女孀據為之盤絡是多類者非獨不得為縣
民之衆馭之而已亦且馮緣蔓橫以業吞漁獄之所搃動
繫于此而禁局強曹垂攀于前援者持苻以解之固能移
情以二法使終決不必理從高緞下相承而邪而不能竟
者尤還於尉其受役唯單產孱民月徵之一人輸徑宮門
至于內廡迤漏嚴夜給事諸生家及園池大廡皆校尉遺
之豈尉之無慮也永貞前諸畿自進士而得尉而昇班者
十六七他人之尉而昇者百一二是尉皆摩心清視以事
察決用以此自價朝之未以此市若是今雖統曹不能強
尉於無當近世恩臣負幸惡其踵進自致即白上約下以

為尉未足拜且塞譽排能昇班之恩必有自令視尉之風
益賤而今益輕矣由觀為尉者俛自度民之吞者肆其
懲弱者甘其困姦者矜其欺邑是者畏其為尤屬而決之
其兵法之源使無撓濁其易乎哉其易乎哉古者盤盂有
書盍誠其當器受量不陷也鍾磬必銘勗其全聲有待也
鑄鼎記刑子產之為也尉也兵法之曹類此不復矣敢不
有記故附署而屬誠焉

移佛記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將
徙故佛像歸復于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亞之
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于東域中者其教

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称曰天人師又曰世尊出其言亦
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模其形為像其真與衆瞻
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鑄以為之合土木以
為之聖之以脂膠飾之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像
舉其數体有為尊而坐者有為卑而拱立者有跪者如受
教諭者有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其形怪荷戈而勉強者
有瞋目呿叱者摸鬼神焉此為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為
戒慎正邪去惡為濟渡力道盲聾警沉溺使民無不善如
我仁誼慈惠然此為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未之生未生
之後為福則福應為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
舉域大敬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信佛之未於今八百餘年

矣其間亦時神怪為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沉溺于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跪如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咤者皆毀也散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端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莊敬為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于人久矣而皆以己生未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焉今余因長老請余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所以意者欲使群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性惠見其內像而內發其心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像而外發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

精蘊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謫椽江齋記

謫椽沈亞之辭居負江方葦為牆止于隄防之下堂序四闢巽隅道門雖心風奔怒鷗濼鷺澡顧簷廡之間而挈緒不發方暑即盡提枕簟假床於弗域之中雖緇衣煩屨乃陽為不省也一日謀解其西廂將面水以敞之而筆吏王局前語之曰椽俸葦而食或不能給尚能及堂室之為乎且辭字非久託即更之得不為尤矣况蕭茅之葺輕弱易腐人動歷歲時寧任再滿所用直使罄裝併食以為之無所傾則即壞阜礫而澤遊木生多不能材漢流聳急東棧寡止縱有必修巨重價又不當是用曷若無易其故與

亞之曰誠爾也然則吾以為所者膽附庸其中為棲覬之
館故能專視而佐意隨姿而起情今漢流右吾之居不過
數步壅擁之患不得日覩由隣顏冉而不親其德也吾何
能薄其實而厚其浮哉遂召工人庸人茅塗之者與寄之
磨湍洗故得充用者十五太守聞之與其薪十四其餘則
搜剪補輔然後配材就構雖紅短不委各輻湊以任一棟
七柱助栝楫二桶覆廈狹廡重左而單右若翔之將翔然
蕉旗竹篲分植叢列為帚風篩月之餌方檻短折面江虛
波炳嶂委霞影對綵紅碧幟拾奔給于所矚遠迹高卑龍
苦交黨為宵清曉爽之借暴陰色蒸雷扇蹈震神冶鼓焰
如金緹騰膠趁綠賊坵聿為颺燭揮鏗之駭翁然顏雲若

然漏暉倏閃態狀若咲若怒相為端緒馮坐之中足以自
廣時大和五年五月十九日也

杭州塲壁記

國家始以輸邊事塞不足於用遂以鹽鐵推估為助使吏
分曹計其入于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鹽塲之署以差高
下之苛顧杭州雖一場耳然則南派巨流走閩禺甌越之
賓貨而益魚大估所未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千計近
歲淮河之間頗聞其費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前年京兆
常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
郎崔稜為揚子留後使聞其行遂邀署之既到滿歲利權
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

苟故用是記焉

復戒業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當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既虜其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圍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鄆苦遊賓乃聚黨與謀遷之西塙索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隴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為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為助故尉終不能制日縱其徒于民間為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奉所欲顧畏已後耳及鄆為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誼

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塙之上侵社地壞丘隴夫社國之尊祭也丘塚人之及本也今而曹自為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耶某昔爭之不得身常慄慄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亟復之幸善不能亦且論繫矣民聞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余東適邯鄲走蒲關朝邑令為具既酣前奉酒於余因請以其事次于文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渭水東附河輸流委迤于帝垣之後倚垣而誇為梁者三名分中東西天廩居最東內淮江之粟而群曹百衛于是仰給唯平輕重之准為難即主官不職其咎何如我長慶

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輕重出入
之尤明量信叙無先貴後賤之弊故官曹士衛之所仰給
者如取之家食烏居再歲加為外郎因指其署曰夫滑津
傍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入河東藩而公賓遊士過必臨
我二儒世家也宜飾宇俟賢以誠其敬今公齋陋冗無足
為禮于是盡去之募市其傑棟巨楹文梁勁楠既已具構
頌其中可叙百榻而儒良至者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
而梯級之得久留其下者雖孱車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觀
渭津之新開署宇為嚴虛廣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
其胷中之曠大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書上 上冢官書

上李諫議書

與薛泚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使主徐中丞書 三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上冢官書

亞之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具以
業其根長寬不足以惟其華天之所借其體若此豈不使
皆獲其所安而輳乎用及其未偶也徒見摧雪枯霜蒙烟
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而枝不尺而葉縱其根
不饒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制以就用何者受
乎庶氣故易長於極成為衆用故易售於工其在松栢扶

榮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末相與笑其凡拊而無用及
一旦遭遇得升翦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于楚而百棟賴
負若是脩枝巨幹未易自致也賢士良匠未易能容也今閣
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載重橫于
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林異日處之然後次衆
林備於百當法如此則翦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
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饒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
皆採訪于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
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唯柔氣緩言
瞽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狂遷
善為流斷即為誑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搯尺墨樞

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昏因得侮而役之彼非
不歆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
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首吏未聞其歸誠恐嗟也即如
主上求其往而為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亞
之誠不肖也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
知輔之所以為化至于樂能慕哲止其私而不回此則得
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賢至於書得失脩理亂
叙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師之所以整暴亂
至於奮旅陣師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
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
思願為一從材戴宏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之持斧之

士安足以摹我亞之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瞞之則能延燧
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耶而誰寤者夫氣應
則生亞之亦蒙瞞于光下以發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志
忤觸清嚴罪無所遁再拜

上李諫議書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首書諫議閣下
亞之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置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
凡羽而凡羽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掩其芳而奪其美
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况世俗之耳能於此而別白之
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求於時哉一失其願以
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

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
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
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耻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
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
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
仰味於君_二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_二力甚優夫
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轉味則
有椒桂梅醢鹽醢之品在吾摠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
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雜鬻循戶而啼
祈其售者偽得十九烏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
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為也鹽醢之質類而醴醎不為也皆

具而不為滋一旦集而會之鼎則必虛空矣君為能搃是
之力以成于王耶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
任歎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惑君之智足以區物情誠能
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從之辛馨之木醢醢之具必
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旨矣斯百代之準也豈但肥楚王之
體然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
紛之真偽而清悟能不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
謁見久矣幸因從左右者召稍延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
惟降察不忽謹再拜

與薛淵東書

再拜後還坐賓舍中有小吏特吏其末其語曰帛十疋吏

置帛書于亞之前曰閣下所以貶客也其敬之誠則厚矣
然有所未滿者敢為閣下道之夫虬能興水濟物故佐天
如臣草木仰其澤苗方秀而望其誠有之一日之雨而不
及其實者則仰告斯臣以求之得一日足矣若總潤於枯
槁則已且猶將困之今亞之往復道路三千餘里顛之之
誠於苗之旱甚矣而千鍾之祿於水之用又大焉亦何惜
一日之澤而不給其涸哉亞之狂愚當其困涸不知所為
而復枯苗仰澤之說再敢煩告且閣下寧能不憐之亞之再拜

上壽州李大夫書 十一年秋作

昔者燕昭以千金市駿骨而百代稱之非直打骨之可貴
也意必在將來之良而已矣今亞之仰閣下之風而進于

前恭聞閣下又不以朽鈍而顧之寧鄙人之宜顧也其名
得無將來乎是鄙人之價冒千金也幸甚幸甚今有傍徨
之誠敢露肝膽伏惟聰察之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
骨肉萍居于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旦營其晝
晝營其暮如是凡三黜禮部得黜輒歸自二月至十一月
晨馳暮走使僕馬不以恙即且碌々如有一日霜露得欺
氣體失理則一室向門之心無望矣今忘辛勤之榮扶挈
長幼丐食而西雖已及埵口然猶困其所儲不能自給但
涕泣語空無有所仰又度天下王公希可以此言告者乃
閣下耳伏惟分一日之澤以濡之無使亞之復為朽骨所
笑謹再拜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第一書

九月十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再拜狀所願陳于閣下
其伏念從古已來懷其所為抱其所用者非知己之進無
能自揚也自咎繇之蒙舉顏回七十子之蒙范叔之蒙鮑
叔之推至于今知己之功相嗣而不絕非有文字之紀其
功雖如前數士而後代無聞也可以惜諸往者其始得以
文謁閣下于吳之嘉興明日權幼公謂某閣下言吾見古
史者亞之也其後涉於仕路困則遭恩其知如此且以閣
下居為世之端故衆影依之言為世之典謨故衆聽傾之
其重如此使一遊其門則天付以幸也而况知而推之哉
提而用之哉然亦懼不申於文字而後代莫覩是以前者

敢以先人所業之書上于清鑒求其筆為之光以揚于幽
故而為後代寵奉獻之日惕恍咽然不能周露誠以黷矣
伏願憐其繼志之心使輝華裔著于百代雖大寵何以
加于此烏伏惟俯賜終筆書辭再陳無任惕汗謹再拜

第三書

二月二十八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復獻大使中丞
閣下亞之昨與二三子同途晨問起居指教所謂薄疾未
除將欲有請草奏具示始則卒然愕窒不知詞對及退舍
伏念閣下之所苦者惟中年之士十九而有之未嘗聞以
此而去告閣下惟不為出入宴遊耳其餘決教益理膳息
無戒况方在強茂之時徒以小恙暫留虜中乃欲為告以

自遂豈當直也且今時仕俗守榮路者雖已朽老支扶昏
恍矣然則固其所居惟恐有損如此者亦八九而閣下瞭
然自悟所向若此得無獨清之累猜疾於彼人之胷中哉
閣下骨肉交姻如有還萬里者即聞是請寧知其退讓也
必且疑驚隱慮莫能自浣設使憂能侵人閣下何以解也
亞之見識孱淺無足以奉請事今極慮深陳于前誠願得
于中庸使人無加口語也非敢憑緣取領厚祿而終斯說
伏惟稍變高明之銳以周慮之冒陳端白何任恐懼伏惟
憐之

第三書

二月十一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遺獻中丞閣下昨

日侯吏自外來急告以赦至亞之誠前後左右不得常步
及下馬就次揖謁先聖獨張侍御不領祇言哮呼詬此粹
拽導將移罵侵怒俚言攻凌不容須臾之間以黨界證據
掉呀騰如欲見食自群官衆將至于聚立者咸聞見其麓
聲奮態園來驚視誠以亞之擣鉉之材處不當任可逃遭
此衆辱宜矣然誠恐積暴不除異日酒場恃醉率肆所為
又為侵作誣言飛入清聽以是寒心自悲不能無患亞之
幸蒙過意提在賓階雖無分銖之能以事萬一然誓將鞭
勵孱謹以効終身伏願哀其端批察以無辜稍借光明使
各得分限免其侵迫過此之虞餘何敢請伏惟加察幸甚
幸甚謹再拜

與李給事薦士書

十年春作

日月新及第進士沈亞之再拜稽首給事閣下亞之幼學
見其往記說曾參閔子騫之孝至於跬步不忘雖騃幼亦
能蹴然內慕自是常思其人有能跂于曾參閔子騫之行
者即往傳其名於親戚朋友卿大夫間使其聲不滅昔者
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與其等清河張宗顏比居
嘗與往來言始愛其人無遊詞至春宗顏去還家父聞其
親喪又明年亞之東歸至洛聞洛人稱宗顏之孝曰宗顏
貧無以事喪乃與其兄東下至汴出操契書奴裝自賣聞
者皆慟感流涕然盈月不得售汴帥聞之持百緡使吊勞
婦之盡發其先故羈柩歸葬于所是歲亞之至彭城日話

其事彭城人曰此吾里之客子也八九歲時喪私親貧不能奉飯噲迺繫木為車與其兄自輓而送吾里謠之曰拖車卽是今曾閔之行難而里閭盡熟亞之切痛賢公卿未得稱其如此伏閣下於異行尤能銳樂故亞之敢以宗顏之事為請伏惟訪察之幸不默。已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